四庫全書

史部

西漢年紀卷六

宋 王益之 撰

文帝

三年冬十月吳王濞淮南王長來朝史記年表夏四月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本紀荀紀初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張敖獻美人長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内宫為築外宫而舍之及貫髙等謀反栢人事發覺幷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繋之河内長母亦繋告吏曰

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方怒趙王未理長母長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吕后吕后妬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已長生母恚即自殺吏奉長詣上上悔令吕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高祖十一年立長為淮南王王英布故地凡四郡上自將擊滅布王遂即位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帝即位王自以為最親數驕蹇不奉法是年入朝甚横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殺辟陽侯乃馳走闕下謝罪帝傷其志為親故弗治史記淮南

厲王傳　按原本無常心怨辟陽侯云云於淮南王長殺審食其一事首尾未具蓋傳寫脫漏今增補

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為寇帝初幸甘泉本紀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從代王武為淮陽王以地盡與太原更號代史記大事記太原王參更為代王漢表考異曰史記大事記載於三年漢表亦載代王武文帝三年徙為淮陽王大原王參文帝三年更為代王文三王傳云四年通鑑又載於五年按文帝自代王為天子析舊國為二以封二子至是匈奴入寇內奉兩王外禦強敵事力不支故移武王淮陽使參盡得全代之地當是三年無疑今從大事記及漢表載於三年匈奴入寇之後都晉陽如故文三王傳　按二年三月立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至是代王方徙封淮陽此書

於二年內不載封三王事而但於此見徙封之文本末不具疑原本有脫文濟北王反以棘蒲侯陳武為大將軍擊之昌侯盧卿共侯盧罷師甯侯魏遫深澤侯趙將夜皆為將軍屬武大事記按濟北王反以下十六字原本脫去今補入秋天下旱五行志七月大將軍陳武等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阸戹賣反選思兖反蝡音軟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考異曰南越朝鮮以下見史記律書而漢書荀紀皆不載不知其時第云今匈

(奴內侵願結和通使以帝時考之匈奴是年始入寇次年已和親矣今附於陳武平濟北既還之後　按上文但記陳武擊濟北不載討平月日疑亦脫文)帝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名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律書)帝召漢中守田叔

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常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髠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其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而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

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敺與驅同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守田叔傳考異曰此事不得其時今附於匈奴入邊之後帝於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説皆賈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讀曰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

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誼傳　考異曰荀紀通鑑並載於四年按誼至長沙三年始作鵩鳥賦首稱單閼之歲蓋丁卯歲也如此則誼之謫去在甲子歲蓋文帝之三年也若載於四年則絳侯已就國灌嬰已死無由譖之今附於甲子歲之末　按今本荀紀四年無貶賈誼事

四年春正月甲午北平侯張蒼為丞相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蒼為丞相卒就鄉所緒正律歷故漢家言律歷本之張蒼蒼傳　按原本無本之張蒼四字今補入季布為

河東守人有言其賢帝欲召以為御史大夫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顔曰邸郡朝宿之舍在京師也一月見罷布傳考異曰史記大事記載是年申屠嘉為御史大夫按嘉以十六年為御史大夫大事記所載既非事實荀氏漢紀又載御史大夫爰盎韋孟然盎既未嘗為御史大夫而文帝時亦無所謂韋孟者漢百官表載御史大夫圍亦無姓氏及除拜始末今皆删之夏五月帝憫濟北王逆亂以自滅甲寅盡封齊悼惠王諸子十人為列侯漢書紀傳史記漢書侯表考異曰漢書紀作秋九月按史記漢書侯表並以五月甲寅封紀作七人表自管共侯以下至白石侯凡十人當是紀誤今從漢書表以安邱侯張說為將軍擊胡出代史記大事記匈奴單于

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與漢吏相距絶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隣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彊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音桀又邱列反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

州已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中係虖火姑反淺奉書請獻橐他一騎馬二駕二駟四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許之匈奴傳六月雨雪荀紀吳太子賢楚漢春秋云名賢字德明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

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徒計反）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吳王慍（於問反）曰天下一家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陰有邪謀（此語見鄒陽傳）京師知其以子故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材性反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疾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

上與更始於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謀亦益解吳王濞傳

五年夏四月漢書荀紀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曰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令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呂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

貨物必平四矣吕作兵器吕假賢臣多少有制用别貴賤五矣吕臨萬貨吕調盈虛吕收奇居宜反羨弋戰反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吕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七矣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令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食貨志賈山復上書諫以為變先帝法非是章下詰責對以為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

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也賈山傳　初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黄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工孝反而之漸臺以夢中陰自求推者即見濯船黄頭郎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名通鄧猶登也帝甚説尊幸之日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帝賞賜通鉅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帝時間如通家游戲然通無他技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

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通傳帝時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趙談以星氣幸北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然皆不比鄧通佞幸傳楚夷王郢客薨子戊嗣年表楚元王傳

六年冬十月桃李花本紀淮南王長數上書不遜順帝重自切責之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昭予王書諫數所具反之曰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

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骫天下正法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冢真定之欲反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乃輕言恣行以負謗

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沬胡内反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絶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子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守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髙

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劒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音奔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

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為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内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為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

謝罪曰臣不幸蚤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
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辠過恐懼伏地
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
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内常安願孰計而疾行之
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王得書不說令男子但
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輂車四十乘反
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乃使使召淮南王王
至長安丞相臣張蒼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

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黄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相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與貨物爵禄田宅爵或至關内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為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人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

數與坐語飲食為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
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奇
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蕑忌謀殺以閉口為
棺槨衣衾葬之肥陵謾吏曰不知安在又佯聚土樹表
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
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亡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
擅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
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

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憂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制法於王按史記制作致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漢書作置下同

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為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制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蒼等奏請處蜀嚴道邛郵遣其子子母從居縣為築蓋家室皆日三食給薪菜鹽炊食器席蓐制曰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於是盡誅所與謀者迺遣長載以輜（音甾）車令縣次傳賈山言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兩語見山傳）不納袁盎時為中郎將亦諫曰

陛下素驕淮南王不為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有如遇霜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大弗能容有殺弟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淮南王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迺不食死至雍雍令發之以死聞上輟食哭甚哀袁盎入頓首請罪上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

高世行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髙世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常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不進夫曽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曽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顓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三南鄉讓天子者再夫許由一讓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

將奈何曰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廼可淮南有三子唯在陛下耳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廼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置守冢三十家史記漢書淮南王袁盎傳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袁盎盎患之盎兄子種為常侍騎諫盎曰君衆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驂乘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盎傳賈皇

后病失明帝幸邯鄲慎夫人外戚傳其在禁中常同坐上幸上林及坐郎署長布席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盎傳

考異曰通鑑載於二年按盎以六年為中郎將本傳載於諫淮南王事之後荀紀列於六年得之矣今從本傳及荀紀然通鑑所以載於二年者正以

載張釋之為廷尉於三年釋之盜所薦故併列盜事在前耳殊不知張釋之傳云事文帝十年不得調故免歸中郎將袁盎惜其去請徙補謁者釋之在文帝時不得調不應三年便為廷尉也通鑑據百官表載張釋之所以併盜事誤也荀悅載釋之為謁者於文帝十年為廷尉於十三年豈此時表尚未誤後世傳寫之訛遂以十三年為前三年也

七年冬十月趙王遂梁王勝淮陽王武代王參來朝史記年表夏四月丙子初置南陵史記大事記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罘罘音浮罳災本紀考異曰荀紀作辛酉漢書作癸酉二者不同按長歷六月辛未朔癸酉乃六月初三日此月無辛酉當是荀氏誤今從漢書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

受釐音禧宣室漢儀注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為梁王太傅考異曰通鑑載賈誼治安策於文帝六年非也按誼傳為服賦曰單閼之歲應劭曰太歲在卯為單閼文帝六年乃丁卯歲也又言歲餘文帝徵誼入對宣室拜為梁太傅然則誼對宣室當在七年至於上治安策則又在為梁太傅之後梁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問以得失誼傳典客馮敬為御史大夫百官表考異曰史記大事記載於九年漢書百官表荀紀並載於七年今從漢表荀紀

欽定四庫全書

西漢年紀卷七

宋　王益之　撰

文帝

八年冬十月齊王則燕王嘉河間王辟彊來朝史記年表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儗音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梁太傅賈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

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千故反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埶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國制搶仕庚反攘女庚反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

保首領匈奴賔服四荒嚮讀曰嚮下同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内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没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埶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

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下更反且十此者虖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

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㶕音衛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蚤為已𨓜墮火規反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虖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

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步鼎反起非有仄室之埶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乃為中涓其次厪與僅同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

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女瑞反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讀曰恭王王梁靈王王燕長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虖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黄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淮南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

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適啟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埶盡又復然殃旤（古禍字）之變未知所移明主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讀曰鈍）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胡懈反）也至於髖髀（音寬陛）之所非斤則斧夫仁

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斧斤之用而欲嬰以芒刃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迹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已殘亡

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
天下之大計可知矣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
沙王欲臣子之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
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
則亡邪心令海内之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
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
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
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

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扶問反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

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徒旦反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埶方病大瘇上勇反一脛之大幾巨依反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讀曰伸下同一二指慉丑六反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古盭庚字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考異曰漢書本傳云惠王親兄子也劉氏刊誤云惠王下脫之子二字此言為

是今從之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古逼字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踆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埶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古侮字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千高反也天子共讀曰恭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亶讀曰但倒縣而

已又類辟音壁且病痱音肥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方目反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堠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甲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謂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既不息長此上聲安窮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

以主匈奴（誼傳）為臣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其民則下匈奴猶振槁也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帝義也愛好有實已諾有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謂為三表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謂五餌三表已諭五餌既明則匈奴之中乖而相疑其貴人南面而歸漢猶弱子之慕慈母

也其衆南鄉而欲走漢猶水之流下也單于無臣之使無民之守惡得不歸陛下之義哉賈誼新書　考異曰漢書不載今取賈誼新書足之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謂流涕者此也誼傳天子之相號為丞相諸侯之相號為丞相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已

同矣天子衛御號為太僕秩二千石諸侯之御號曰太僕秩二千石則御已齊矣天子親號云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后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天子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為城旦諸侯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為城旦殿門俱為殿門闌入者亦俱棄市宮墻門衛同名其嚴一等罪已鈞矣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令令儀之言是也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稱陛下天子車曰乘輿諸

侯車曰乘輿然則所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夫所恃以别貴賤明尊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人事無别是臣主非有相臨之具尊卑之經也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黄裳行歸于周萬民之望孔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此之不行可為長太息者此也賈誼新書　考異曰此段見賈誼新書蓋誼稱長太息者六而闕其一今取之以足其數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

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音妾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皮義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反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其勿反下同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徒奚反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於既反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

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亡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之銳反）借父耰（音憂）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音碎）語抱哺（音步）其子與公併（步鼎反）倨婦姑不相說（讀曰悅）則反脣而相

稽反工奚 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反居宣 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音厥 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兼并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振海内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弃禮義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歳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音輟 寢戶之

簾寨音騫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頻妙反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鉅衣反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恠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

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壊筦（與管同）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不可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讀曰冀）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一定世世常安

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謂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胡電反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

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讀曰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與太子宴者也故乃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

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讀曰嗜）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

（與踰同）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
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
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與集同）於下矣及太子既冠
成人免於師保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
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
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
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
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與饋同）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

鸞和步中 竹仲反 采齊 在私反 趣 讀曰趨 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 于萬反 庖廚所以長 竹兩反 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為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 讀曰刈 草菅 音姦

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讀曰導）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居力反）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工官反）則左右

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讀曰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

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禮云禮云者貴絶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内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

善者或異或道讀曰導之以德教或敺與驅同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亡以異在天子之所以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

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既幾及身子孫誅絶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

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司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具靳反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千六反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

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髠刖笞傌音罵弃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虖被戮辱者不泰迫虖廉耻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隷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子余反履夫嘗

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縳之係緤先列反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音彭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胡剛反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

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虖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讀曰鈍）亡恥奊（胡結反）詬（音后）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挻（式延反）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

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頻面反）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無耻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音甫軌）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讀曰疲）軟（人兗反）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古呼字）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

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胡公漢儀東駕出有請室令在前先驅此官有別獄也而請辠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而自弛式爾反上不使人頸盭古戾字而加也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才乞反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讀曰喜許吏反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

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茍就害不茍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故彼之久行故曰可

為長太息者此也先是絳侯周勃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誼傳考異曰此見賈誼傳其下又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以史考之下吏始于周亞夫非自武帝始也史臣之言蓋失于不深考故通鑑刊去此語為得其實令從之夏五月太僕汝陰侯夏侯嬰薨百官表本傳

九年冬十月城陽王喜淮陽王武來朝史記年表春大旱本紀

溫室鍾自鳴以芷陽鄉為霸陵書紀作春令從漢書考異曰荀紀作夏漢

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中郎將袁盎擥與史記大事記

同
鑾上曰將軍怯邪盎言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不僥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袁盎傳 考異曰事見盎傳不得其時今附於霸陵之後

十年冬十月諸侯王皆來朝史記大事記 考異曰此據史記大事記所書按表是時楚王戊齊王則城陽王喜吳王濞燕王嘉趙王遂河間王辟彊梁王勝代王參淮陽王武長沙王吳著凡十一王東萊解題云史記今年書諸侯王皆來朝則吳王稱病不朝其猶在是歲之後歟考史記諸侯表文帝三年吳王濞來朝自是終文帝之世並不復朝是吳王稱病當在三年之後七國反景帝詔曰吳王濞稱疾不

朝二十餘年使吳王十年以後方不朝至景帝三年才十七年耳不應云二十餘年又賈誼疏言今吳又見告矣則自是吳已有反形因其不朝而可知之又誼疏論太子提博局殺吳太子之事誼疏在文帝八年不應吳王十年方不朝也然史記十年所以書諸侯王皆朝者謂餘諸王來朝而是時吳王已賜几杖固不預朝請之數也將軍軹侯薄昭殺漢使者侯表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漢紀鄭氏註帝臨為置後漢書侯表考異曰此事見鄭氏漢書本紀注通鑑取之今從通鑑南陽張釋之以貲為騎郎如淳曰漢注貲五百萬得為常侍郎事帝十年不得調徒釣反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仲釋之兄之產

不遂欲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考異曰通鑑載張釋之事於三年以傳考之荀氏書於十年是也今從荀紀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久之帝稱善拜釋之為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求遠反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亡窮者帝曰吏不當如此邪尉亡賴詔釋之拜嗇夫為

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髙其敝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措不可不審也帝曰善乃止

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釋之傳）帝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故秦博士濟南伏生（張晏曰伏生名勝）能治欲召之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潁川鼂錯（音厝）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史記儒林傳）錯受尚書伏生所還

因上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錯為人陗直刻深嘗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鼂錯傳　考異曰史失其年按錯傳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燕人韓嬰為博士韓嬰傳　漢令載於拜家令之前一年

興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頌頌讀與容同舊儀有二郎為此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為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詣魯學之帝時徐生以頌

為禮官大夫是後能言禮為頌者由徐氏焉（儒林傳）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至是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藝文志）時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瞽帝奇之（桓譚新論）帝廣遊學之路論語爾雅孟子皆置博士（趙岐孟子序後漢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經博士　考異曰韓嬰徐生事見儒林傳竇公事見藝文志論語爾雅孟子置博士見趙岐孟子序皆不得年月今附於鼂錯受尚書之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西漢年紀卷八至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貢生臣王汝盤

謄録監生臣汪　葆

西漢年紀卷八

宋　王益之　撰

文帝

十一年冬十月梁王勝淮陽王武代王參來朝史記年表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宫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公車令張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考異曰此事荀紀併載於十一年按漢諸侯王朝多朝十月蓋歲首也釋之事文帝十年不調是年袁盎薦之方從為謁者及言秦漢便宜拜為謁者僕射從幸上林止不

拜嗇夫方拜公車令為公車令後始劾奏太子梁王以事勢考之非十年十月也按史記表梁王十一年亦入朝釋之劾下車事當是此年今移於此

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覇陵上居外臨厠時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悽愴悲懷顧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

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帝稱善張釋之傳夏六月梁懷王勝薨無子國除梁王賈誼傳荀氏漢紀賈誼上疏曰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托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為不可故蘄讀與芰同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令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

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埶不可久按賈誼本傳此下尚有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以益梁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有異心者不敢謀等句凡百餘言此書不載於文義未足疑原本脫落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帝從之賈誼傳

絳武侯周勃薨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責之趣讀曰促為我語其椎少文如此勃傳

太史公曰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樸人也才能不過

凡庸及從高帝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

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

博士鼂錯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

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

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

利萬民則海内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

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

子亡以知事為也臣之愚誠以為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刼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為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

智囊鼂錯傳時周仁以醫見為太子舍人而張毆音驅亦以治刑名侍太子然毆雖治刑名家其人長者毆安邱侯說庶子也周仁張毆傳吳王濞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讀曰價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謂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出錢顧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服虔曰吳王欲得民心為卒者顧其庸隨時月與平價也歲時

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他郡國吏欲来捕亡人者頌（讀曰容）共禁不與以故能使其衆鼂錯為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吴過可削數上書説之帝寛不忍罰以此吴王益横（胡孟反　吴王濞傳）初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吴王濞招置四方遊士齊鄒陽吴嚴忌淮陰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辯著名（鄒陽傳）吴王之謀為逆也枚乘奏書諫曰夫以一縷之絲係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深雖至愚之人猶知其絶矣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

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終萬乘之權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吳王不聽枚乘傳匈奴寇狄道本紀上發兵以禦之太子家令鼂錯上言兵事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敺畧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

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兹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與集同士卒底與砥同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子廉切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邱阜屮古草字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弋戰反相屬之欲切平原廣野此車騎

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劒楯三不當一萑（音桓）葦竹蕭草木蒙蘢（来東反）支葉茂接此矛鋋（上延反）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劒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按鼂錯本傳此句下尚有士不選練卒不服習以下數百言此本不載則上文所云合刃之急者三遂缺其二於文義未明疑屬傳寫脫落）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與裁同）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

寵答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鼂錯傳

十二年冬十月齊王則趙王遂河間王辟彊來朝史記表

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各二千户本紀二月出惠帝後宫美人令得嫁本紀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賈誼傳　考異曰通鑑載於十一年正以賈誼上疏故併附於疏後

耳按梁懐王揖傳揖即勝也云揖薨明年淮陽王武徙王梁又武傳及史記年表並云十二年徙梁今書於此

民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考異曰通鑑載於七年非也按史記漢書淮南王傳並云十二年民作歌上聞之乃歎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為我貪淮南地耶廼徙城陽王喜王淮南故地而追謚淮南王為厲王置園如諸侯儀

淮南王傳　考異曰通鑑載於七年非也按史記諸侯表漢書同姓諸侯表並書喜以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

又淮南王傳云十二年民作歌云云上聞之曰天下豈以為我貪淮南地邪廼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

淮南王為厲王如此則城陽徙淮南在十二年無疑今書於十二年三月除關無用傳本紀

初賈誼嘗論以為建武關函谷關臨晉關者大抵為備山東諸侯也天下之制在陛下令大諸侯多其力因建關而備之若秦之備六國也豈若定地勢使無可備之患因行兼愛無私之道罷關一通而天下無以區區獨有關中者所謂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馬關者豈不曰諸侯得衆則權益重其國衆車騎則力益多故明為之法無資諸侯豈若一定地制令諸侯之民人騎二馬不

足以為患益以萬夫不足以為害今不定大理數起禁不服人心害無覆之義不便賈誼新書初梁王墜馬死賈誼自傷為傅無狀至是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賈誼傳考異曰呂氏大事記載於十三年按誼傳載梁王墜馬死賈誼自傷為傅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梁王以十一年六月死則誼死在十二年無疑矣今移於十二年吳有馬生角在耳前上向右角長三寸半左角長二寸半圍皆二寸荀氏漢紀詔丞相曰監御史不奉法棄公就私陵暴百姓行權於下治不平正處官不良細民不通不率其職俗不孝弟不務於

本衣食無度出入無時衆强暴寡盜賊滋彰丞相以聞於是遣丞相史九人出刺諸州并督監御史通典漢儀十三年冬十月楚王戊來朝史記年表帝躬修元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寛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安其業畜積歲增戸口寖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考異曰漢書百官表載於三年呂氏解題以為

釋之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不應廷尉之拜在三年遂書於後三年令考刑法志書釋之為廷尉於除肉刑之先除肉刑蓋文帝之十三年也荀氏漢紀書釋之為廷尉於十三年得之矣今從荀紀是歲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他弟反縈自傷悲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天子憐悲其意五月兩字據本紀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孟康曰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考異曰孟康曰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

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宫不易張斐注曰以其淫亂人族類故不易也為是說者皆失於不考景紀議文帝廟樂詔曰除宫刑重絶人之世也鼂錯賢良對策亦有除去陰刑語是宫刑已除於文帝之時矣詔文云今有肉刑三則除宫刑當在除肉刑之先非同時也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媿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無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刑法志　按原本無詩曰以下文意未足今補入　上行

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張釋之治問曰縣人来聞蹕匿橋下久以為行過既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廼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

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帝怒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弃市上怒曰人亡道廼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矣且罪等然以順逆為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啟見釋之持議平廼結

為親友張廷尉繇此天下稱之張釋之傳考異曰荀紀載於十三年今從之

先是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夫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它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以為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年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之信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妾幸得離襁褓受嚴命而事夫夫且行時屬妾以老母既許諾之夫受人

之託豈可弃哉弃託不信背死不義不可也母曰吾憐
汝年少早寡也孝婦曰妾聞寧載於義而死不載於地
而生且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
何以立於世夫為人婦固養其舅姑者也夫不幸先死
不得盡為人子之禮今又欲使妾去之莫養老母是明
夫之不肖而著妾之不肖不孝不信且無義何以生哉
因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始養其姑二十八
年姑死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守以聞帝高其義使使者

賜黃金四十斤復終身無所與號曰孝婦列女傳考異曰此事見劉向列女傳不得其時然孝婦之夫以戍死後養姑盡孝淮陽守以聞淮陽王武十二年徙梁是淮陽至是方為郡也十三年又除戍卒令遂附孝婦事於淮陽王徙封之次年除戍卒令之前除戍卒令史記大事記

十四年冬十月燕王嘉來朝史記年表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孫卬考異曰孫字據功臣表增入按顏注曰功臣表云缾侯孫單以父北地都尉卬死事侯文帝十四年三月丁巳封與此正合然則卬姓孫而徐廣乃云姓段說者因曰段會宗即卬之元孫無所據也會宗漢書有傳班固不云是卬後何從而知之乎虜人民畜產甚

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考異曰呂氏解題曰奇兵漢書作騎兵非也胡無步兵今從史記 候騎至雍甘泉匈奴傳 上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騎射上林講習戰陳漢書匈奴傳贊 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時隴西李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為郎騎常侍顏曰為郎而常騎以侍天子故曰騎常侍 數從射獵格殺猛獸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帝世萬戶侯豈足道哉廣傳 三月詔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皮義反 具西時畦時寓車各一乘寓馬

四足駕被具河湫漢水玉加各二及諸祀皆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及漢受之推終始傳（張懋及）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服色上黃（郊祀志　按史漢二紀春詔增壇場珪幣無三月字郊祀志亦有年無月此作三月未知何據）事下丞相張蒼（蒼傳）蒼以為漢迺水德之時河決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公孫臣言非是罷之（郊祀志）

十五年冬十月燕王嘉梁王武來朝（史記表）春黃龍見於

成紀本紀其夏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毋害於民歲以有年朕幾讀曰冀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朕勞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四月帝始幸雍郊見五時祠衣皆尚赤郊祀志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郊祀志按原

本趙人新垣平以下屬九月舉賢良文學之後誤今從史記本紀移入此處又原本此上有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大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一節與所引本紀修名山大川條複今刪去

赦天下修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禮本紀九月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弋豉反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頻寐反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楙高皇帝親除大

害去亂從切子容並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諍輔天子之闕而𢎞翼載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内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始終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

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直龍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虖讀曰呼戒之大夫其帥志毋怠

鼂錯對曰平陽侯臣窋汝陰侯臣竈潁陰侯臣何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下昆反邪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

故黄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管子而為五伯讀曰霸下同長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托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板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窋等迺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草茅臣無識知眛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

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于法宫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直畧反）之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皮義反）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熟祆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凰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

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已内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强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弋豉反及後世

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欲反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為之機陷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

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斂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辠大讀曰縱者罰重辠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無邪僻之行外無竄汚之名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

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讀曰豫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埶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

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與集同）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强夫國富强而隣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也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耆（讀曰嗜）欲亡極民力罷（讀曰疲）盡賦斂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卯勇反）諛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憯（千感反）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

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内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讀曰唱）天下大潰絶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絶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嬈（如紹反）寛大愛人肉刑不用辠人亡帑（讀曰孥）非（讀曰誹）謗不治鑄錢者除過

闕去塞不孽諸侯賓禮長老愛恤少孤𡬶人有期後宫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内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

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
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
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
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
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
不益富盜賊不衰邊境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
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
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

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草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時賈誼已死對策百餘人唯錯為高第繇是遷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鼂錯傳

十六年夏四月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臨渭其北穿蒲池溝水爟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

天馬於是貴新垣平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廵狩封禪事帝出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壇祠以五牢郊祀志齊文王既薨時悼惠王後尚有城陽王帝憐悼惠王適讀曰嫡嗣之絶五月丙寅乃分齊為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為王高五王傳陽虛侯将閭為齊王安都侯志為濟北王武城侯賢為菑川王白石侯雄渠為膠東王平昌侯卬為膠西王扐音勒侯辟光為濟南王通鑑

六王同日俱立高王五傳鼂錯諫以為違古制恐為亂不聽五行志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而立厲王三子為王皆復得厲王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陽周侯賜為廬江王東城侯良薨無後淮南王傳初韓王信亡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頹當城生子因名曰頹當韓太子亦生子嬰至是頹當及嬰率其衆降漢六月丙子封頹當為弓高侯嬰為襄城侯韓王信傳考異四字據表曰荀紀載於後七

年非也今從漢表是歲以淮陽守申屠嘉為御史大夫本傳百官表考異曰此據漢書本傳百官表而荀紀作淮陽相按文三王傳淮陽王武以十二年徙王梁是時淮陽已為郡矣既非王國安得有相當是荀紀誤今從漢書東茅侯劉告坐事國人過員免侯表

後元年冬十月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腰斬平夷三族史記文帝紀漢書五行志及郊祀志考異曰漢書本紀書平謀反恐非事實今從史記紀及郊祀志

二年冬十月梁王武來朝本傳正月壬寅天欃夕出西南

天文志 匈奴歲入邊殺畧人民甚衆漢甚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户報謝復言和親事是歲帝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户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疋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内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渫（先列反）惡民貪降其趨（讀曰趣）背義絶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

兩主驩悅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隣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蘖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普何反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

捐細故俱蹈大道墮火規反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蝡人兖反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匈奴傳八月戊辰丞相張蒼免

考異曰史記大事記漢書百官表並作八月戊戌荀氏漢紀作戊辰按長歷是年九月丙申朔戊戌乃九月初三日也八月無戊戌又是月庚午申屠嘉相代蒼去戊辰才二日耳當是荀紀為是今從之

蒼任人

為中侯大為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為丞相十五歲而免百餘歲乃卒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本傳庚午開封侯陶青為御史大夫青事見百官表袁盎為吳相告歸道逢丞相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盎還媿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良久乃見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則私吾不受私語盎即起說曰君為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不如盎曰善君自謂弗如夫陳平絳侯輔翼

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蹶張（蹶音厥如淳曰材官能脚踏彊弩律有蹶張士）遷為隊帥（所類反）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者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嘗不稱善何也欲以致天下賢英士大夫日聞所不聞以益聖而君自閉箝（其炎反）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與入坐為上客（袁盎傳）是歲地動（史記大事記）

先是武侯子周勝之尚公主不相中(竹仲反)坐殺人死國絶一年至是帝擇勃子賢者皆推河内守亞夫乃封為條侯(周勃傳 功臣表)

三年冬十月齊王將閭濟北王志濟南王辟光梁王武來朝(史記年表)武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武傳)秋大雨晝夜不絶四十五日藍田山水出流五百餘家(按今本荀紀作一百餘家)漢水出壞民室八十餘家所殺三百餘人(荀氏漢紀)

考異曰荀紀所載如此漢書五行志云秋大雨晝夜不絶三十五日藍田山水出流九百餘家壞民室八千餘所殺三

百餘人與荀紀不同今從荀氏紀

是歲置谷口邑史記大事記甯侯魏指坐出國界祝阿侯高成信武侯靳亭坐事國人過律侯表按過律下據文當有免字蓋原本脫誤

四年冬十月濟北王志燕王嘉趙王遂來朝史記年表是歲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事之漢復與匈奴和親漢書匈奴傳　考異曰通鑑據史記徐廣注載於後三年按漢書匈奴傳云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當是此年無疑今從漢書

五年冬十月楚王戊城陽王喜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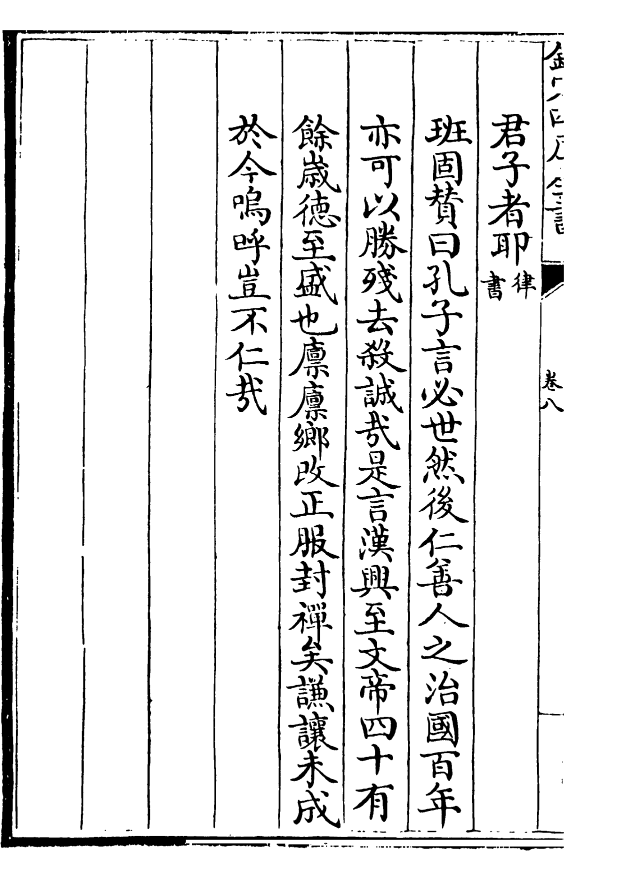
來朝史記年表六月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荀紀五行志

六年冬十月淮南王安梁王武長沙王吳著來朝年表軍臣單于立歲餘復絕和親考異曰史記作軍臣單于立四歲復絕和親漢書匈奴傳改為歲餘按軍臣單于以後四年立至此謂之歲餘可也今從漢書帝發車騎材官屯廣昌春二月復發材官屯隴西五行志匈奴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於是漢使將軍張武屯北地發軍戍邊此句見五行志考異曰此見漢書五行志十三年當除戍卒令矣不知復置之因及考五行志乃有此語當是文帝既罷邊戍之後匈奴至此大入邊再令戍邊耳自十三年至後六年首尾凡十年按

史漢二紀匈奴入上郡雲中俱屬冬漢書天文志作十一月五行志獨書於春二月發材官屯隴西之後益之從五行志未知何據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匈奴傳夏四月乙巳水木火三合於東井天文志秋螟五行志八月天狗下梁壄天狗狀如大流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墜及望之如火光炎炎中天其下圜如數頃田天文志考異曰漢書天文志載於後六年匈奴入上郡之後荀紀書於後二年非也今從天文志是歲誅反者周殷長安市天文志

七年冬十月長沙王吳著来朝薨無子國除（史記年表）漢興至此異姓盡矣（王表）春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荀氏漢紀）夏六月帝病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周勃傳）又曰衛綰長者善遇之綰代人初以戲車為郎至是為中郎將（綰傳）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



君子者耶 律書

班固贊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文帝四十有餘歲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